

白石道人歌曲卷四

番陽姜

道

自製曲

揚州慢

中呂宮

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
蔞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
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
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為可黍離

姜白石詞校注

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



夏承焘校 吴无闻注释

姜白石词校注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姜白石词校注

夏承焘 校

吴无闻 注释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8.75印张 2插页 166,000字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960册

书号10111·1287 定价1.10元

论姜白石的词风（代序）

夏承焘

姜白石名夔，鄱阳人。父噩，任湖北汉阳县知县。白石幼年随宦，往来汉阳二十来年。在湖南遇见福建老诗人萧德藻（千岩）。德藻赏识他的诗，把侄女嫁给他，带他寓居浙江湖州。因此，白石三、四十岁以后便长住杭州。宋宁宗庆元三年（一一九七），他作大乐议及琴瑟考古图上政府；五年，又上圣宋饶歌十二章，得『免解』与试进士，但仍不及第。宁宗嘉定年间（一二二〇左右）卒于杭州，年六十余岁。在南宋作家里，他比陆游、范成大、杨万里、尤袤少三十来岁，比辛弃疾少十来岁，与叶适、刘过诸人同年辈。

白石一生不曾仕宦。他除了卖字之外，大都是依靠他人的周济过活的。他的友人陈造有诗赠他说：『姜郎未仕不求田，倚赖生涯九万笺。稻载珠玑肯分我？北关当有合肥船。』又说：『念君聚百指，一饱仰台馈』。他所依靠的人：在湖南、湖州是萧德藻；来往苏州时，是名诗人范成大；相依最久的是寓居杭州时的张鉴（平甫）。

张鉴是南宋大将张俊的后裔，有庄园在无锡，曾经要割赠良田供养白石，这时白石四、五十岁。

南宋中叶是江湖游士很盛的时代。他们拿文字作干渴的工具，如宋谦父一见面似道，得楮币二十万，造起闹房子（见方回《瀛奎律髓》）。因此有许多落魄文人依靠做游士过活，白石就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他不是宋谦父一流人。

白石一生经历南宋高、孝、光、宁四个朝代，在他二十至五十岁那一阶段，正是宋金讲和的时候，偏安小朝廷在这三十年『承平』日子里，朝野荒嬉，置国耻国仇于度外。白石二、三十岁时，数度客游扬州、合肥等处。江、淮之间，在那时已是边区。符离战役之后，这一带地方生产凋敝，风物荒凉，曾经引起这位少年诗人『徘徊望神州，沉叹英雄寡』（《昔游诗》）的感慨。《扬州慢》、《凄凉犯》一类词也颇有『黍离之悲』（《扬州慢》词序）。但三、四十岁南归之后，他的行迹便不出太湖流域附近了。他经常往来的苏、杭范成大、张鉴两家，都有园林之胜，声妓之娱。绍熙二年（一一九二）他从合肥归访成大，在他家里赏雪看梅，制成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两首自度曲，成大赠他一个歌妓。绍熙五年（一一九四）张鉴带一队穿柳黄色的家妓同他观

梅于西湖孤山，他作一首《莺声绕红楼》词，和国工吹笛。由于这种生活环境，无疑会影响他在作品中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。

白石存词共有八十多首，依它的内容来分：感慨时事、抒写身世之感的象《扬州慢》、《玲珑四犯》等有十四、五首；山水纪游、节序咏怀的象《点绛唇》、《鹧鸪天》等，交游酬赠的象《石湖仙》、《暮山溪》等各有十三、四首；怀念合肥恋人的有十八、九首（白石二十多岁在合肥恋一琵琶妓，别后二十多年，仍是怀念不忘。详见拙作《白石行实考》）；其余二、三十首都是咏物之作，其中咏梅花的有十七首，算是他作品中分量较多的一类。后来高观国、史达祖、周密诸人，各爱好姜词，也各以咏物擅场。咏物词有一类是单纯描写事物形象，没有什么寓意。另一类则是有寄托的咏物词。白石咏梅有『昭君不惯胡沙远，但暗忆、江南江北』。前人皆谓此乃抒寄怀徽、钦二帝之情；咏蟋蟀有『候馆迎秋，离官吊月，别有伤心无数』，亦与二帝北行有关。宋末遗民为了避忌讳，便多用咏物词寄托其故国沧桑之感。

白石这派词后来广泛地被传诵仿效起来，它的影响一直下逮六、七百年后的清代浙派词。朱彝尊说『词至南宋始极其工，姜尧章氏最为杰出』（朱氏《词综发凡》），

又说：『词莫善于姜夔』（《黑蝶斋诗余序》），于是造成清代初年『家白石而户玉田（张炎）』的风气。我们看清代几百年之中，白石词集的刻本写本多至三、四十种，算是唐宋人词集版本最多的一家，这可见当时学习姜词的盛况。白石词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，它的主要原因，是由于各个时期里和他同类型的词人特别多，从宋末的张炎到清初的朱彝尊、厉鹗等等都是。他们都依据自己的思想感情有选择地来学习、摹仿姜词。其次，由于姜词在艺术技巧上，有其独特的成就，可以为后来者借鉴以抒写和他同类型的思想感情。所以我们论宋词发展史，不能忽视白石对后来的影响。在分析他的思想感情之外，还须对他的艺术造就作较全面的研究。

白石作品，在文学史上的评价是词比诗高。我现在论他的词，却要先从他的诗说起。我以为若了解他的诗风转变的经过，是会更容易了解他的词的造就的。

白石少年就有诗名，二十多岁萧德藻介绍他去见诗坛老宿杨万里，万里期望他作『尤（袤）萧（德藻）范（成大）陆（游）四诗翁』的后起。白石是江西人，对当时盛行的江西派诗，曾下一番工夫，但后来对江西派的想法有了转变。四十多岁时，过无锡访老诗人尤袤，尤袤问他作诗学哪一家，他答：『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（黄庭坚）；

居数年，一语噤不敢吐。始悟学即病，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，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。』（《诗集自叙》）晚年写定诗集时，自叙心得说：『作诗求与古人合，不若求与古人异；求与古人异，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，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。』（同上）也是指学黄诗而言的。

白石早年从黄诗入手，中年要摆脱黄诗，自求独造，提出苏轼所说『不能不为』一句话作为写诗的最高境地（同上）。这个转变固然由于他多年创作的体验，也和那时文坛的整个趋势有关。在北宋末叶风靡一时的江西派诗，到了白石那时，已经流弊丛生，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满。尤袤对白石评论萧、杨、范、陆四家诗说：『是皆自出机轴，直有可观者，又奚以江西为？』（同上）杨万里也时常有类似的话（见他的《荆溪集自序》等文）。叶适攻击江西派更甚于其他诸人（见其所作《徐斯远文集序》）。尤、杨二家都是白石的长辈交游，自然会影响他对黄诗的看法。

南宋诗人要修改江西派的，大都主张上窥唐诗。杨万里自序《荆溪集》和他所作《双桂老人诗集后序》，都有此主张。白石作自述，说『内翰梁公爱其诗似唐人』。今观白石的近体诗，尤其是绝句，很明显是从江西派里出来走向唐人的。白石诗里

时常提起晚唐诗人自号天随子的陆龟蒙：

诗集下《除夜自石湖归苕溪》：『三生定是陆天随，又向吴松作客归。』

又《三高祠》：『沉思只羨天随子，蓑笠寒江过一生。』

词集三《点绛唇·丁未冬过吴松作》：『第四桥边，拟共天随住。』

这些诗词都是他三十多岁来往苏州、杭州、湖州时的作品。那时他初识杨万里。后来作自述，记万里称赞他：『文无所不工，甚似陆天随。』大概就在这个时候（淳熙十四年，他以萧德藻的介绍，见万里于杭州，那时他约三十三、四岁）。

陆龟蒙的诗，在从前是不大有人表彰的。第一个激赏他的人是杨万里。我们看万里读《笠泽丛书》（龟蒙诗文集）三绝句：

笠泽诗名千载香，一回一读断人肠。晚唐异味同谁赏？近日诗人轻晚唐。

松江县尹送图经，中有唐诗喜不胜。看到灯青仍火冷，双眸如割脚如冰。拈着唐诗废晚餐，旁人笑我病如癡。世间尤物言西子，西子何曾直一钱。

这真可说是『赞不容口』了。这三首诗是万里淳熙年间在杭州写的，编在《朝天续集》第二十九卷，正是他初识白石的时候。我们因此知道：万里所以拿龟蒙比白石，

由于他自己那时正激赏龟蒙诗，这和他要以唐诗修正江西派这个主张是有关系的。白石此后有些作品，好象是有意学龟蒙的。绍熙二年，也就是识万里后的第四年，他作《除夜自石湖归苕溪》十首诗寄万里，万里回信称赞它说：『十诗有裁云缝月之妙思，敲金戛玉之奇声。』那就是很象龟蒙的绝句诗。他如《湖上寓居杂咏》十四首，颇近龟蒙的《自遣》诗三十绝；《昔游诗》里写洞庭湖的五古，也象龟蒙和皮日休的三十首太湖诗。

白石四十多岁还考不上进士，一生飘泊江湖。龟蒙也终老布衣，自号『江湖散人』。二人身世遭际颇相似，其脱离现实的生活也很相似。龟蒙所隐居的吴江，又是白石来往苏、杭屡经之地。有此生活因素，加之杨万里对他的嘉奖，和当时由江西派上窥唐诗的文学趋势，于是形成了白石的诗风：饶有缥缈风神而缺少现实内容。

我在这里详述白石的诗风，目的是为便于下文说他的词风。词是他全部创作里的主要部分，我们要更仔细地来分析它。

我们说，白石的诗风是从江西派出来，走向晚唐的，他的词正复相似，也是出于江西和晚唐的，是要用江西派诗来匡救晚唐温（庭筠）、韦（庄）、北宋柳（永）、周（邦彦）的词风的。

白石词和周邦彦并称「周、姜」。邦彦词上承温、韦、柳、秦（观），这派词到了白石那时，大都软媚无力，恰好可和那槎枒干枯的江西末流诗作对照。指出江西派的流弊，拿晚唐诗来修改它的是杨万里；拿江西诗风入词的是姜白石。

当时人不满江西派诗，并不是否定了黄（庭坚）、陈（师道、与义）诸作家，只是不满学错了黄、陈诗的人们，不满他们只会摹拟黄、陈的外表。当时江西作家吕本中也说：江西学者「失山谷之旨」（见他与曾茶山论诗书）。杨万里对学者说学江西之法，以调味为比：「酸咸异和，山海异珍，而调膈之妙出乎一手也；似与不似，求之可也，遗之亦可也。」（西江宗派诗序）又以饮茶为比：「至于茶也，人病其苦也，然苦味未既而不胜其甘，……三百篇之后，此味绝矣，惟晚唐诸子差近之。」（刘良佐诗稿序）他要体味江西和晚唐的嘘息相通的消息，调膈晚唐诸子和黄、陈诸家为一体。杨万里所希望在诗里达到的境地，姜白石却在他的词里达到了。试举一

端作例：

晚唐以来温、韦一派词，内容十之八九是官体和恋情，它的色泽格调十九是绮丽婉约的，不如此便被视作『别调』。这风气牢笼几百年，两宋名家，只有少数例外。白石写了不少合肥恋情词，却运用清刚的笔调，象：

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。（《踏莎行》）

金陵路，莺吟燕舞，算潮水、知人最苦。满汀芳草不成归，日暮。更移舟向甚处。（《杏花天影》）

阅人多矣，谁得似、长亭树。树若有情时，不会得、青青如此。（《长亭怨慢》）旧游在否，想如今、翠凋红落。漫写羊裙，等新雁、来时系著。怕匆匆、不肯寄与误后约。（《凄凉犯》）

这些词用健笔写柔情，正是合江西派的黄、陈诗和温、韦词为一体。沈义父作《乐府指迷》，评白石『清劲知音，亦未免有生硬处』。以『生硬』不满白石，就由于他以温、韦、柳、周的尺度衡量白石，并且不了解白石词与江西诗的关系。

又，五代北宋人多以中晚唐诗的辞汇入词，贺铸所谓『笔端驱使李贺、李商

隐』。后来周邦彦多用六朝小赋和盛唐诗，渐有变化，但还是因多创少。只有白石用辞多是自创自铸，如『数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』、『冷香飞上诗句』等，意境格局和北宋词人不尽同，分明也出于江西诗法。白石一方面用中晚唐诗修改江西派诗，另一方面又用江西派诗修改晚唐、北宋词。以修辞一端来说：他从用唐诗成语辞汇走向用宋诗的造句铸辞，也是他的词风特征之一。

关于白石的词风，南宋末年张炎著《词源》，拈出『清空』两字作为它的总评，并且为它下一个比喻：『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。』这对后来评议白石词影响很大。我在这里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。张炎说：

词要清空，不要质实；清空则古雅峭拔，质实则凝涩晦昧。姜白石词如野

云孤飞，去留无迹。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，眩人眼目，拆碎下来，不成片段。

此清空、质实之说。……白石词如《疏影》、《暗香》、《扬州慢》、《一萼红》、

《琵琶仙》、《探春》、《八归》、《淡黄柳》等曲，不惟清空，又且骚雅，读之使人神观飞越。

张炎拿「质实」和「清空」作对比，并用「古雅峭拔」四个字来解释「清空」，其实这只是张炎自己作词的标准，是他自己「一生受用」的话头，（张炎的学生陆辅之著《词旨》，述张炎的话：「「清空」二字，亦一生受用不尽。」）是不能概括白石词风的。白石没有留下论词的著作，但是他所著的《诗说》却也可作他的词论读（清代谢章铤《赌棋山庄词话》已有此说法）。《诗说》里主张：诗要「有气象、韵度」，要「沉着痛快」，要「深远清苦」，我们若拿这些标准来读白石词，都有可以相通之处。又我们读他的《庆宫春》「双桨莼波，一蓑松雨」，《满江红》「仙姥来时，正一望、千顷翠澜」，《念奴娇》「闹红一舸，记来时、尝与鸳鸯为侣」，《琵琶仙》「双桨来时，有人似，旧曲桃根桃叶」诸首，知道它既不是温、韦一派，而又与苏、辛不同，也明显地可以看出，它原不象沈义父所说的「生硬」，也决不是张炎「清空」说所能包括。

五代北宋的婉约一派词，到了南宋的吴文英，渐由密丽而流为晦涩。张炎由于不满文英而服膺白石，所以拈出「清空」二字，作为词的最高标准，这本来是他补偏救弊的说法。但是如果以为这二字可概括白石词风，那就偏而不全了。

清代从朱彝尊以后，有人甚至推尊白石词是『三百篇之苗裔』（王昶《春融堂集》），『犹诗家之有杜少陵』（宋翔凤《乐府余论》），那是完全不符实际的过誉。我们看北宋末年暴发了尖锐的民族矛盾，词坛上陆续出现了许多进步作家和许多反映这个时代现实的作品，苏、辛一派词，于是声光大耀。作家的生活遭遇各不相同，我们原不应对他们作一致的要求。但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程度的深浅广狭，是估定这作家成就高下的主要标准。若以这意义论，白石词的地位无疑是不及辛弃疾的。这由于他对生活、对政治的态度和辛弃疾一班人有距离。白石一生从来没有要求自己施展其才力以改变当时的现实。他的《扬州慢》、《凄凉犯》、《永遇乐·次稼轩北固楼词韵》各词，虽然对现实有一定程度的反映，但是他的视野不够开阔，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不够丰富。他的绝大部分词作，只是用洗炼的语言，低沉的声调，来写他冷僻幽独的个人心情：

高柳晚蝉，说西风消息。（《惜红衣》）

西窗又吹暗雨。为谁频断续，相和砧杵。（《齐天乐》）

这是他被传诵的名句，也就是代表他的作品风格和生活心情的名句。

宋室南渡的时候，北方贵族官僚避乱到江南的，大都没有劳动谋生的能力，在仕途上没有出路的，便以『道人』、『雅士』的态度寄生游食。他们的遭遇和生话，很近似南北朝时代的南渡士流，颜之推家训所斥责的不事生产、不懂吏治的游惰文人，正是南宋江湖游士的前身。白石自述：范成大称赞他『翰墨人品皆似晋、宋之雅士』，恰可说明这点。在他们队伍里，虽然也偶有些人敢于揭发现实的丑恶，使权贵们视为『口吻可畏』，但『道人』『雅士』的姜白石却不属于这一流。这种不大正视现实的态度，表现在文学上，自然只会写『晋宋雅士』那套放怀山水、怡情歌酒的作品。宋词在从苏轼到辛弃疾这一阶段中，出现了几位正视现实的作家，把词从温、韦的末流颓风里，从脂粉气和笙箫细响中，提向铜琶铁板、铿锵笳鼓声的境界。但是到了白石，又逐渐走向下坡，变成西风残蝉、暗雨冷蛩的气息。由于这个文学倾向的发展，也由于南宋末年士气的颓落，到了王沂孙、张炎诸人的作品里，便只有象萤火、孤雁那样的光焰和声调。（王有咏萤词，张有咏孤雁词。）白石这一派词，也就自然走下坡了。

末了，略谈谈白石词的乐律：

白石不但是诗人、词家、书法家，又是南宋著名的音乐家。我们研究他的词，不可不注意它的音乐性。因为在南宋词里，这是他的特征之一。

白石集里今存有十七首自注工尺旁谱的词。这是七、八百年前流传下来唯一的宋代词乐文献，它在我国音乐史上有重大的价值。我们要研究他的词乐，须先了解他选调制腔的几种方法：

一种是截取唐代法曲、大曲的一部分而成的，象他的《霓裳中序第一》，就是截取法曲商调霓裳中序的第一段。

一种是取各官调之律，合成一只官商相犯的曲子，叫做『犯调』，象《凄凉犯》。一种是从当时乐工演奏的曲子里译出谱来，象《醉吟商小品》，是他从金陵琵琶工『求得品弦法译成』的。

一种是改变旧谱的声韵来制新腔，象《平韵满江红》，是因为旧调押仄韵不协律，故改作平韵。《征招》是因为北宋大晟府的旧曲音节驳杂，故用正宫《齐天乐》足成新曲。